

东方药师净土变中的“天宫楼阁”^{*}

Tiangong Louge in Eastern Pure Land Illustrations of the Medicine Buddha

尤奕铭 朱永春^①

YOU Yiming, ZHU Yongchun

摘要：“天宫楼阁”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以唐、宋等时期建筑形象为蓝本，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的观念所塑造的建筑形式。本文以《营造法式》为参照系，对东方药师净土变中“天宫楼阁”的单体类型与组群方式作了初步的梳理。从单体类型看，其包含了《营造法式》天宫楼阁中的殿身、茶楼、角楼、挟屋、行廊，但未见龟头屋；也包含了《营造法式》中不存在的亭、塔、三门、钟楼与经楼等。究其原因，除了因为东方药师净土变时间上先于《法式》，且有一个演进过程，也因为药师信仰的现实与功利性。其组群方式主要有：前景敞开式一进院落型、前景敞开式两进院落型、前景封闭式一进院落型、前景封闭式两进院落型。本文进而选择东方净土变中几个“天宫楼阁”案例，还原到其文化背景中作图像学分析。

关键词：东方净土变；天宫楼阁；《营造法式》

【文章编号】2096-9368 (2022) 01-0011-11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识码】A

【修改日期】2021-07-24

【作者简介】

尤奕铭，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建筑史与遗产保护研究。

朱永春，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建筑史与遗产保护研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营造法式》小木作之帐藏研究与注疏”(5187817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4—12世纪帐、藏的文物与《营造法式》综合研究”(20&ZD227)

Abstract: After the arrival of Buddhism in China, the foreign concept of heavenly buildings merged with the indigenous Tang-Song architecture into what became known as *tiangong louge* (heavenly palaces).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Song building standards (*Yingzao fashi*),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rchitec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tiangong louge* in Eastern Pure Land illustrations of the Medicine Buddha. What becomes immediately apparent is that *Yingzao fashi* describes only a few specific buildings (*dianshen, chalou, jiaolou, xiewu, xinglang*), whereas the Pure Land illustrations depict a greater diversity and variety of form (for example, *sanmen*). A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idea of the Eastern Pure Land underwent significant change before the *Yingzao fashi* was compiled;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belief in the Eastern Pure Land was always rooted in reality and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site. Additionally, Eastern Pure Land illustrations reveal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clustered design: open foreground, one courtyard; open foreground, two courtyards; closed foreground, one courtyard; and closed foreground, two courtyards.

Keywords: Eastern Pure Land illustrations; *tiangong louge*; *Yingzao fashi*

“天宫楼阁”是佛教净土信仰中极乐世界的转译，是佛教东传过程中，在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神仙观念后，根据中国建筑形象所塑造的“天宫”形式。始于汉晋，盛于唐，

在宋《营造法式》(以下称《营造法式》或《法式》)中定型，并正式定名为“天宫楼阁”，是《法式》帐、藏的最高等级。

^① 通讯作者。

1 东方净土变中的“琉璃净土”与天宫楼阁

1.1 药师佛与《药师经》

药师佛（梵文：Bhaisajyaguru），全名药师琉璃光如来，为佛教中的东方净琉璃世界之教主。药师法门所基于的经藏是《药师经》，它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出现过五个版本的汉译本，四存一佚。第一个译本，是东晋时期沙门帛尸梨蜜多罗（？—343）的《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图1）；第二个译本，为南北朝刘宋时期由慧简翻译的《药师琉璃光经》（已佚）^①；第三个译本，为隋代由印度达摩笈多（？—619）法师重译的《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第四个译本，为唐代玄奘（602—664）所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第五个译本，较第四本稍晚，为唐代义净（635—713）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

《药师经》内容可分前后两部分：前者讲释尊在广严城的乐音树下说法，在文殊菩萨劝请下，叙说了东方药师琉璃光发的十二本愿。后者为信奉该经所得的功德或善果。所谓“本愿”，指菩萨修行成佛前为救度众生所发的誓愿。它包括一切菩萨的“总愿”，也包括诸菩萨对各自净土所发的“别愿”，如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弥勒菩萨的十善愿。药师

佛的十二本愿，其核心是拔除现世中众生的苦难，医病、消灾、延寿。由此产生的药师信仰，有着现世的功利性。

虽然《药师经》诸译本基本内容大体一致，但译者对经藏的取舍及理解的差异，导致了药师经变所表现出内容的差异或侧重。如玄奘的译本，仅说药师佛，依此的经变，通常为药师佛居中，日光、月光两菩萨胁侍左右的所谓“东方三圣”。达摩笈多译本中药师佛则为七躯，据此译本所绘的敦煌第220窟北壁药师经变即为七佛（图2）。在敦煌，《药师经》是流传很广的经藏，据统计敦煌写经遗存《药师经》达295部，石窟中现存“药师变”128铺。五译本中，早期帛尸梨蜜多罗与玄奘译本影响最大。但据帛尸梨蜜多罗译本所绘的“药师变”，尚处于尝试阶段，尚无天宫楼阁形象，如隋代依《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所绘的敦煌394窟（图3）。“药师变”中的天宫楼阁，是盛唐以后才产生的，这时的主要依据是玄奘译本。

《药师经》中关于东方琉璃净土建筑的描述极其简略，在其核心的药师佛十二本愿中没有述及建筑。仅在其后有一段文字：“彼佛土……琉璃为地，金绳界道，城阙、宫阙、轩窗、罗网，皆七宝成。亦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2]。这段经文有两个要义：

其一，大体给出了东方净土世界的主要建筑类型“城



图1 药师佛与曜、月净
（帛尸梨蜜多罗译本《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
敦煌写经 法藏 P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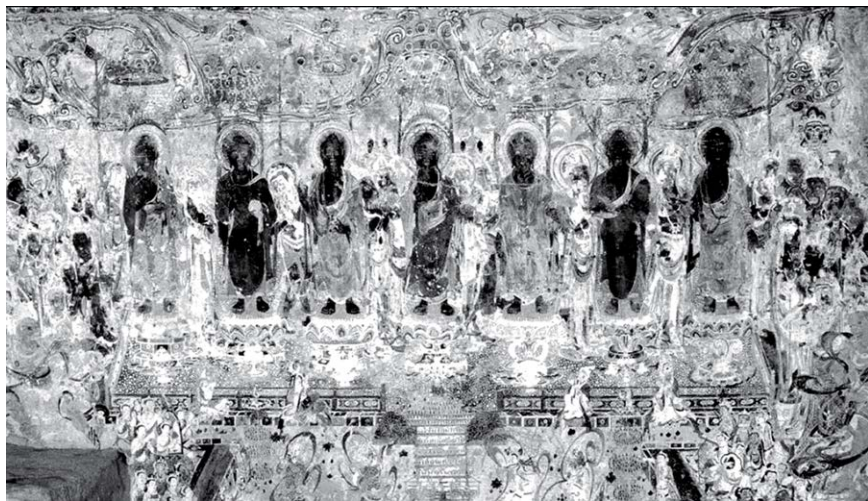


图2 初唐敦煌第220窟北壁，据义净译本所绘药师七佛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三》）



图3 隋代敦煌第394窟东壁药师经变
（赵声良《敦煌隋朝经变画艺术》）

① 慧简，秣陵（今属南京市江宁区）鹿野寺比丘，生卒年不详。一说慧简译本系从帛尸梨蜜多罗本抄出，持四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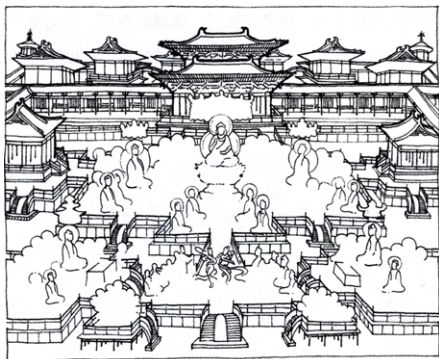


图4 盛唐敦煌148窟东壁药师经变
(萧默《敦煌建筑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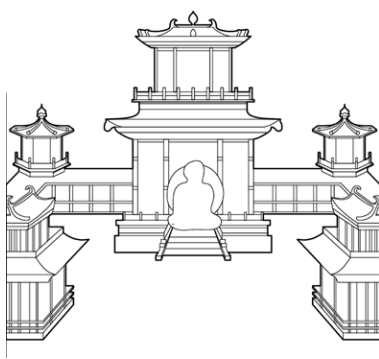


图5 莫高窟231窟北壁药师经变(中唐)
(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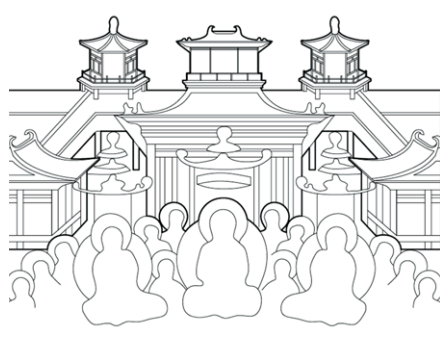


图6 莫高窟112窟药师经变(中唐)
(作者自绘)

阙、宫阙”^[3]。

其二,指出东方净土世界中的建筑与西方净土世界“等无差别”。由此,天宫楼阁可以参考西方净土世界绘制。盛唐敦煌莫高窟148窟东壁药师经变中,首次出现了天宫楼阁(图4),它直接模仿了西方净土变的构图,一出场便展现一种宏大的场面,是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药师经变都无法企及的,如凿于中唐时期的莫高窟231窟(图5)与112窟(图6)。

1.2 从“说法图”到“净土变”

东方药师净土变大体经历前身的“说法图”、仅表现佛说法的净土变、以宏大建筑群作背景的东方琉璃净土变三个阶段。仅在第三阶段,才存在天宫楼阁。

所谓“说法图”,概指以手结说法的佛(或菩萨)为主尊、左右配以胁侍的尊像画,多没有榜题或明显的图像表征。其“大多数主尊尊名不可考。由于无法从画面上明确地知道所绘佛像尊名,是否有特定的说法对象,以及所绘场景是否为特定的场合或内容,一般仅笼统地称之为说法图”^{[4]233}。“说法图”由于内容多不确定,当然不应归类于净土变,但其尊像“说法”的形象在其后净土变图面的构图中均处在核心位置。

描绘佛经所述内容的组图称经变图,简称经变。如,据《华严经》所绘的图称华严经变;据《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所绘的弥勒菩萨于“兜率天”之图像称弥勒上生经变^①;据《净土三经》所绘的西方净土称西方净土变。本文讨论的东方药师净土变,依据的是《药师经》,经变图约略出现在隋代。敦煌石窟现存隋代药师净土变4铺(第394、417、433、436窟)。初创时的净土变,主要表现药师佛说法及护法神,以敦煌394窟为例(图3),居中为药师佛与胁侍日光、月光菩萨,两侧有手捧燃灯的12大将护卫,他们即《药师经》所述的“十二药叉大将”。此外,仅有宝树等极少的东方药师净土世界的物体,其中没有建筑。初唐220窟是转折时期的重要作品,画面可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有飞天翱翔,是下文将讨论的“虚空庄严”的滥觞,预示天宫楼阁的出现。中段在宝装的台基上

有药师七佛八菩萨。带有勾栏的台基,是药师变中最早的建筑之一。两翼有12药叉、宝树。下段为燃灯、宝池、伎乐。东西各有两驱舞女,巾带飘逸,所舞谓“胡旋舞”,应当是据现实范本所绘。

1.3 弥勒净土变中的“兜率天宫”

弥勒上生经变、西方净土变与药师经变,三者关系密切,在敦煌石窟中常对置,详情可参见李金娟所著《敦煌莫高窟索义辩窟研究》中的附录二:“莫高窟主室南北壁对应表(隋代以后)”^[5]。可以看出,弥勒上生经变中的兜率天宫、西方净土变和药师经变的“虚空庄严”,与《营造法式》佛道帐中的“天宫楼阁”是平行的。

佛教中所谓的“天”,自下而上有二十八天,并分成欲、色、无色三界。其中欲界第四天,是弥勒的“兜率天”。佛教三界中,无色界是无法用图描绘的,欲、色二界中,除“兜率天”外基本属于虚设。而“兜率天宫”也被逐渐赋予中国化的理解,如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有台词:“这是兜率宫,休猜做了离恨天”。“离恨天”是道教三十三层天中的最高层,太上老君的道场。到了明代中叶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干脆把太上老君安排进“兜率宫”。

经变中关于“兜率宫”的描绘,主要依据《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6]三处文字(着重号均为引者加):

- 1) 弥勒往生兜率天,“兜率天上有五百亿天子,为供养一生补处的弥勒菩萨,以天福力造作宫殿”。
- 2) 弥勒化生时,“兜率陀天七宝台内,摩尼殿上师子床坐,忽然化生,于莲华上结跏趺坐”。
- 3) 有一大神,名牢度跋提,为弥勒造说法的“善法堂”。

将这些文字综合可知,兜率天有庄严的宫殿,它是五百亿天子为供弥勒佛,以福力(福慧之力)造就。宫殿中有摩尼殿,摩尼殿的七宝台狮子床坐,是弥勒化生处。弥勒瞬间化生时于莲花上结跏趺坐,宫殿中还有用于弥勒说法的“善法堂”。至于经文中的宫殿及摩尼殿、善法堂一类的单体建筑,表现在经变图像中时,如萧默指出:

那些描绘建筑形象的绝大多数画面,其本意并不是要

① 经文中的“轩窗、罗网”不是建筑单体类型,“轩”指建筑中带有装饰的廊,它与“窗”一样,同属建筑组成部分,故并称。“罗网”,当指建筑中一种网状的构造,汉代极普遍,称“罗网”。

② 《弥勒经》分上、下两部:上部《弥勒上生经》,讲弥勒菩萨在“兜率天”说法;下部《弥勒下生经》,讲弥勒成佛。因此与“天宫楼阁”有关联的主要是弥勒上生经变。

表现人间的建筑,而是表现“天国”,即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弥勒上生经……所叙述的西方净土和兜率天宫等。但天国的根源却不在天上,而是在人间。所谓天国,是人们按照现实世界的模式创造出来的,作为具体的壁画形象,它甚至可能是人间事物的相当准确的反映。^{[7][175]}

白化文也认为它们“多以南北朝至隋唐大型佛寺建筑为蓝本,而加以扩大化、理想化”^{[8][92]}。这说明,兜率天宫一类经变中的建筑,既以当时(绘制经变时)中国大型佛寺为蓝本,又非某一特定佛寺的写实。

这段文字还可作三点补充:其一,时间下限中的隋唐,至少还应当下移至宋至西夏,如西夏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经变,宋代大足石刻经变中的建筑;其二,南北朝至宋代经变中的建筑并非固定,这一现象敏锐地反映了当时建筑精微的变化;其三,《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中多处描绘了兜率宫“垣”的庄严,加之南北朝时期盛行舍宅为寺,经变中的兜率天宫常表现为院落式。

1.4 净土变中的所谓“虚空庄严”与“天宫楼阁”

净土变的图面,常分为上中下三层。居上层者,今天的研究者常冠以“虚空庄严”之名,^{[5][237]}其表现主要根据净土三经经文,如《无量寿经》中的第三十二愿(严饰超诸天人愿):

设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池流、华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严饰奇妙,超诸天人。^[9]

由经文可以看出:

1) 西方净土世界,存在地下、地及“虚空”的分层,“虚空”为最上层。

2) “虚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暗合。虚空中的宫殿、楼观,严饰奇妙,超诸天人。

还须理解佛教名词“庄严”。据白化文考证:

南北朝翻译佛经时,“庄严”一词用来意译梵语 vyūha、alamkṛta 或 bhūṣita。作名词时,指一种显现出来的带有佛教特色的装饰得十分壮丽的状态,如《阿弥陀经》中所说的“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或是指佛与菩萨等显现出的从内心到外表以至环境的一种整体的精妙宏伟盛饰壮丽境界。^{[8][92]}

净土变的“虚空”中,宫殿、楼观占据了绝大部分,有学者另称其“建筑庄严”^[5]。“虚空庄严”的存在,很容易由净土世界联想到中国人观念中的“天堂”。与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相结合,佛教中的“往生”被理解成“升仙”,净土变中的殿堂楼阁,转译为“天宫楼阁”。

2 东方净土变中“天宫楼阁”的单体元素

《药师经》虽然对建筑描述从略,但其拔除现世众生苦难,医病、消灾、延寿的主旨,却深刻地影响到经变中的天宫楼阁。太虚法师在《药师经讲记》的“悬论”中认为:

药师与弥陀之两大法门:将济生之事,付与东方之药

师;度死之事,付与西方之弥陀。盖东方位四方之首,居四季之春,生长万物,故资生延寿之事属之。西方位四方之三,居四季之秋,万象萧条,故救死度亡之事属之。^{[10][2]}

东方之药师济生之事的本质,使其经变更贴近现世生活,也包括其中的天宫楼阁中单体建筑的选取。

此外还应注意,从时间上看,东方净土变有一个自隋代开始渐次演进的过程,而《法式》中的天宫楼阁,却是北宋“定型”时的产物。作为净土变载体的壁画、石刻,在空间表达方式上也较《法式》小木作丰富得多。为了较全面地揭示其与《法式》的关联性与其自身的特殊性,本文以《法式》为参照系,循两条线索来分析东方净土变中“天宫楼阁”的单体元素。

2.1 线索一:《法式》天宫楼阁中已经存在的单体建筑类型

《法式》中给出了组成“天宫楼阁”的六类单体元素:殿身、茶楼、角楼、挟屋、龟头屋、行廊,除龟头屋外,其余元素均存在于东方净土变中,但用法略有不同。此外,还有《法式》制度中未提及,但图样中存在的虹桥。

(1) 殿身(或殿) 殿身是《法式》天宫楼阁中,最高等级的单体建筑类型。《法式》规定为三层。^①因为是多层,为与单层的“殿”区别,故《法式》称其为“殿身”。《法式》中还规定殿身为重檐九脊殿顶,位于中轴线上,左右有挟屋,有时前面还附设龟头屋。这些条件,西方净土变中的殿身大多是满足的。但东方药师净土变中的殿身,除了为中轴线的主体,其他很少相符。一般屋顶都不是重檐,没有龟头屋,甚至仅为单层的殿(图4)。首进罕见殿挟屋(图4,图5),但后进偶见殿挟屋,如敦煌莫高窟第85窟(图7)。表面看,药师净土变中“殿身”等级低,实际上是药师净土变中的建筑世俗化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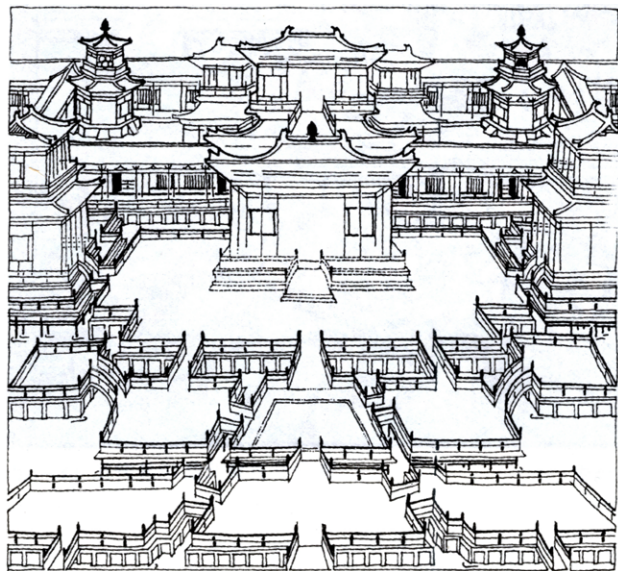


图7 敦煌莫高窟85窟(晚唐)
(萧默《敦煌建筑研究》)

① 《法式》中平坐也算作一层,实为二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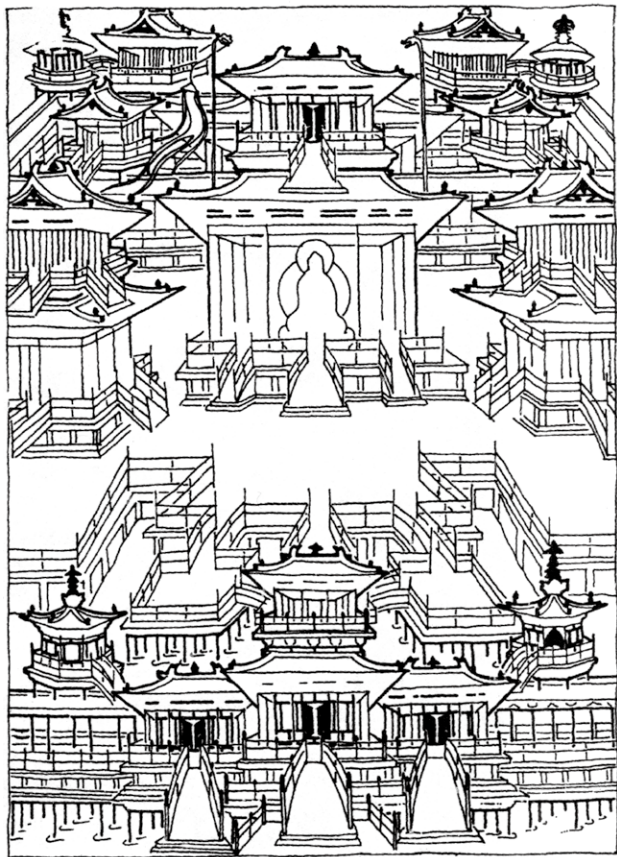


图8 敦煌莫高窟146窟(五代)
(萧默《敦煌建筑研究》)

须注意的是,在包括药师净土变在内的经变图中,楼阁上下层的柱网并不对位。其构造循“重屋”的逻辑,上层柱网立于平坐上,平坐相当于上层的台基。

(2) 茶楼 《法式》天宫楼阁中,“茶楼”是等级仅次于“殿身”的建筑类型。在无“殿身”时,可以作为建筑群主体,如《法式》转轮藏中的“茶楼”。《法式》也规定其单檐九脊殿顶,三层,可以附有挟屋。“茶楼”之称谓,

应当是由“茶堂”易名而得。在汉传佛教中,“茶堂”是僧人办理外来联系的接待室,通常为单层。《法式》天宫楼阁中的“茶楼”,则完全失去接待的功能。在净土变中,通常在殿身两翼相对布置。从盛唐(图4)、中唐(图5)、晚唐(图7)、五代(图8)、宋(图9)到西夏(图10),其形态基本未变。

(3) 角楼 《法式》天宫楼阁中,“角楼”由角楼子(底层的称谓)、平坐、楼层构成,单檐九脊殿顶。与《法式》不同,东方净土变中的角楼几乎均为亭形,屋顶为圆形(图4,图8)、八角或六角鬏尖(图5~图7)。这种现象并非偶然,东方净土变中亭的意义下文详述。

(4) 行廊 《法式》天宫楼阁中,行廊用作殿身、茶楼、角楼间的联系。众所周知,秦汉建筑尚未脱离高台,加之殿堂多为底层架空的两层,^①建筑间以底部架空的阁道联系。^[1]唐代是廊逐步取代阁道的交替期。

一般说来,在初唐至盛唐的西方净土变中,可以看到架空的阁栏建筑以及用于联系的阁道,如敦煌莫高窟初唐第217窟、盛唐第172窟中的观无量寿经变。东方净土变中的天宫楼阁多晚至中唐及其后,可以看到廊基本取代了阁道,如敦煌莫高窟晚唐第85窟(图7)。即便有阁道遗风,底部架空部分的高度也大大缩短了(图11)。亦有将其做成封闭的,如莫高窟360窟药师经变,这与《法式》图样中的行廊大致相同。

(5) 挟屋 亦称殿挟屋,原为附于殿的单层半截小建筑。但在《法式》天宫楼阁中,它除了附于主体建筑殿身,也附于茶楼、角楼,并可以为多层。在东方净土变中,仅山门(图8)或后进(图7)有挟屋。

(6) 虹桥 用于联结的拱桥,形如“虹”而得名。药师变中用于景观建筑间的联系,如敦煌莫高窟361窟北壁药师经变(图11),虹桥用于前后行廊之上亭、台、楼、塔间的联系。《法式》天宫楼阁的制度中未涉及虹桥,仅在天宫楼阁佛道帐图样中,殿身、茶楼、角楼间有虹桥联结(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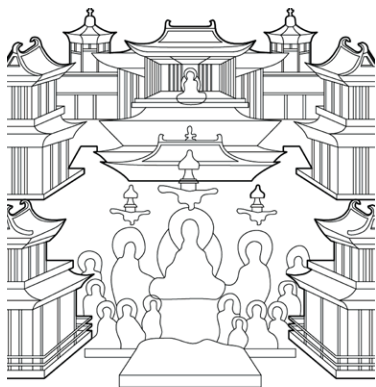


图9 莫高窟第55窟北壁药师经变(宋)
(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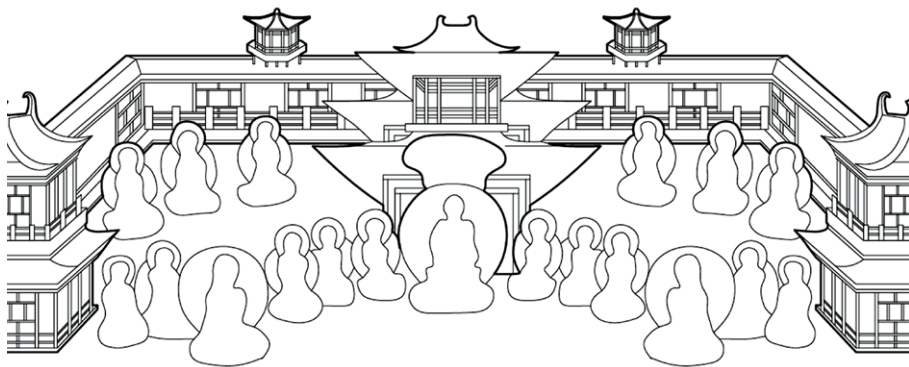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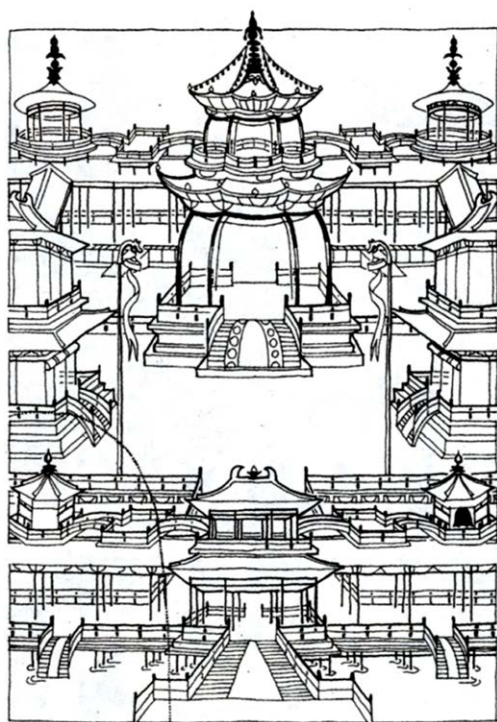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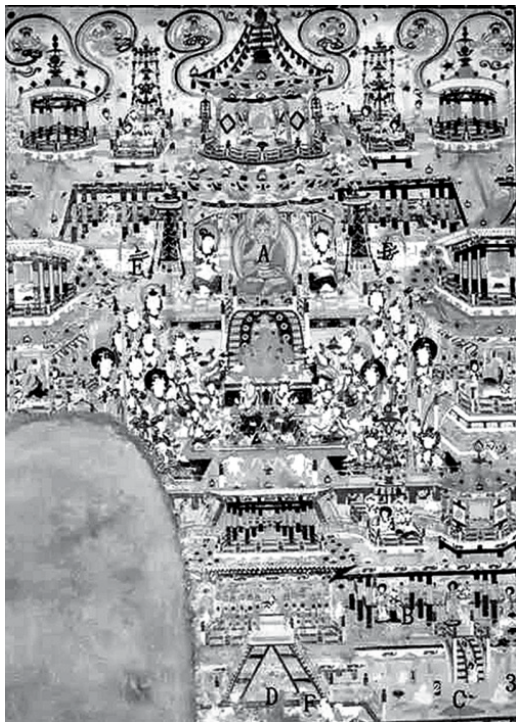


图10 莫高窟第400窟药师经变(西夏)
(作者自绘)

① 如阿房宫,“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参见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a) 线描及局部复原图^①

b) 原图现状

图 11 敦煌莫高窟 361 窟北壁药师经变
(萧默《敦煌建筑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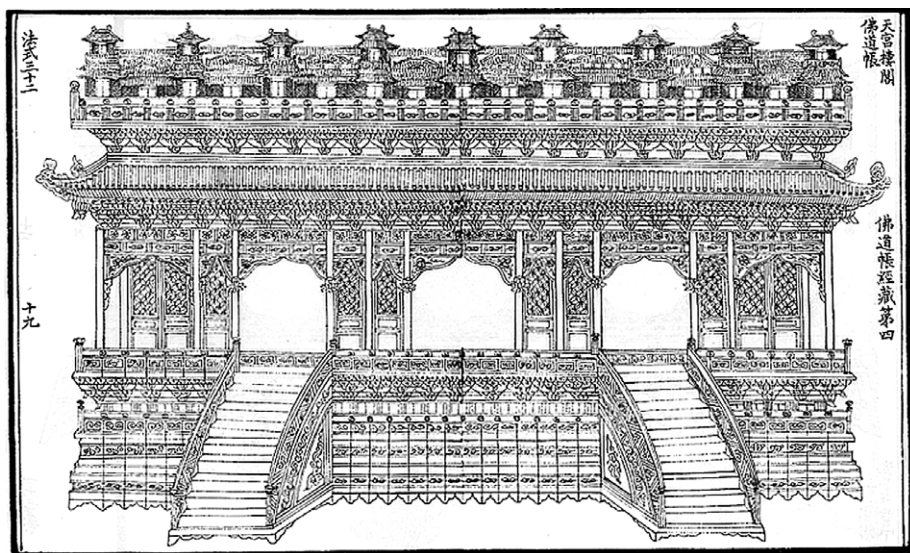


图 12 《营造法式》图版“天宫楼阁佛道经藏”
(李诫《营造法式》)



图 13 四川邛崃磐陀寺西方净土变(局部)
(作者自摄)

2.2 线索二：《法式》天宫楼阁中不存在的单体建筑类型

主要有：亭、塔、三门、钟楼与经楼、平坐，此外还有构造中的圜桥子踏道。在东方药师净土变中，出现了大量的亭(图 11)或亭形角楼(图 11)、钟楼、经楼(图 11)、塔。

(1) 亭 《法式》卷一在释“亭”时，援引了《风俗通义》一段文字：“谨按春秋《国语》有‘寓望’，谓今‘亭’也。”^[13]所谓“寓望”，是先秦时边境上所设置的用于瞭望、

旅宿的楼馆。《风俗通义》为东汉应劭(约 153—196)辑录，也就是说，其时的“亭”尚无观景游憩功能。这一状况，唐宋时才发生根本变化。

东方药师净土变中大量出现亭，首先是药师信仰的世俗性对现世中亭用于观景游憩的反映，如敦煌莫高窟 361 窟北壁药师经变，亭、台、楼、塔通过虹桥串联成观景赏玩的游览线(图 11)，即应来源于现世的生活。此外，还须联系“亭”与古代中医的关系。安徽省亳州市华祖庵，是为祭祀神医华佗所立的庙庵。始建于唐天佑元年(904)，庵有“自怡亭”，传为华佗休憩之所。这当然不可信，但

① 萧默先生在绘制该图时：1) 根据对称性，复原了左下角残损部分；2) 将三门上、下两层改为同一视点(原图上层因变视点，清晰表达了柱列为分心结构)；3) 推测了塔背部被遮掩的勾栏；4) 删除了前后 4 个独立平坐上的灯轮。应注意，为祈福消灾燃灯，是药师变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却透露了建造者的想法，神医华佗的庙庵应当有亭。亭之所以与中医产生关联，一是药圃很容易园林化，二是洗药、制药都要水，故魏晋到宋元时期通常在取水的井上会覆盖“井亭子”。

(2) 塔 东方药师净土变中的佛塔数量，远超过其他经变，甚至罕见地以塔替代主殿（图11）。在经变图上部表现所谓“虚空庄严”时，也画出云中漂浮的塔。佛塔中传后，造塔祈福禳灾成为一种民俗。药师信仰，据称有拔除众生的苦难，医病、消灾、延寿的世俗功利。药师净土经变中的塔，正是现实社会中造塔祈福禳灾的反映。国内虽然已无该时期药师塔实物，但在敦煌写本中有关于塔祈福禳灾的记述。日本药师寺东塔建于公元718年，正处于完全仿效中国的奈良时代。该塔便是天武天皇为祈求妻子疾病痊愈发愿所建，由此可佐证中国早期也应有类似的药师塔。

(3) 三门 即寺院主入口处的门，今称“山门”，唐代多称“三门”，亦有称“中门”。关于三门称谓的由来，萧默根据敦煌壁画与文献互证，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时的寺院普遍当真有三座门”的假说。但佛寺的三门又常只有一座，萧默又提出，据《佛地论》有三解脱门，谓：空、无相、无作。“故依此种宗教理解，那就不管是否真的有三座门，还是只有一座门，凡寺院的主要大门，都可呼之为‘三门’了。”^{[11]96}

关于敦煌壁画中的“三门”，萧默先生已作了较充分的考释，这里仅作两点补充：其一，东方药师净土变中所谓入口三座门，多数描述不确切，实际上是一座门，附挟屋。如敦煌莫高窟146窟北壁药师净土变（图8），左右是挟屋。还须注意，今天实物遗存中的挟屋都是单层，这只是因为宋代以后单层的殿取代了三层的殿身。但《法式》中天宫楼阁制度还保留了隋唐作法，挟屋可以是多层的；其二，早期的“三门”多为三层，且敦煌药师变清晰地显示出其为分心结构，如莫高窟361窟北壁药师经变（图11），并参考该图注释。

日本佛教建筑中的“三门”，至今仍称“中门”，大都为分心结构，如四天王寺、川原寺、药师寺、兴福寺、东大寺的中门，反例仅有飞鸟寺、法隆寺。宋元以后的山门易为单层，这种分心结构仍然保留了下来。

(4) 钟楼与经楼 在表现封闭院落的净土变中，常在三门的左右对称布置钟楼与经楼。早期的佛寺，是钟楼与经楼对置，而不同于后世的钟楼与鼓楼对置。虽然早期的实物已无存，但从中国传入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佛寺中仍保留了这种配置。前已述及，在东方药师净土变中，钟楼与经楼常塑造成亭形，如敦煌莫高窟146窟（图8）、361窟（图11）药师经变。

(5) 平坐 指独立用作平台的平坐，而不是用于上下层间交接的部分。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中分析了这种作为平台或水上平台的平坐。^{[14]116}在东方药师净土变中，独立用作平台的平坐概有三类：水上平坐（图4）、琉璃地上平坐（图7）、行廊上平坐（图11）。在东方药师净土变中，常在这类平坐上安排舞乐、燃灯，显然是现世生活的反映。

(6) 踏道圆桥子 东方药师净土变中建筑的踏道多为圆弧状。不妨以敦煌莫高窟361窟北壁药师经变为例（图11），作为殿身的塔、左右对置的茶楼、行廊，踏道皆为圆弧状。《法式》佛道帐的踏道也是圆弧状的（图12），称作“踏道圆桥子”，但天宫楼阁中未见。

3 东方净土变中“天宫楼阁”的组群

东方净土变中的天宫楼阁，可以依其前景分为前景敞开式、前景封闭式两种类型。下文以这两种类型为线索展开讨论。

3.1 前景敞开式

前景敞开式的格局，是对西方净土变的模仿。据西方净土变所依据的《净土三经》，西方净土世界地势平坦开阔，没有土山、石山、丘陵。所谓“八功德水”观，有八个莲花池。在西方净土变中，“八功德水”常见的表达形式是设三层水上平台。前景敞开，两翼设楼阁，形成围合状。在四川若干西方净土变的构图中，则常在两翼第二、三层间设有楼船，作为楼阁的前景。如邛崃磐陀寺（图13）、石笋山4窟。又有所谓“冰想”观，西方净土世界有清澄的水，结成晶莹剔透的冰，又化作琉璃地。这些表现在西方净土变中，前景是若干平坐，或在水上，或在七宝装饰的台基上，形成前景敞开式的构图。因《药师经》中认为东方净土与西方净土“等无差别”，模仿西方净土便成为两种主要类型之一。如前已述及的敦煌莫高窟148窟东壁药师经变（图4）、112窟药师经变、85窟药师经变（图7）、400窟药师经变（图10）等。前景敞开式天宫楼阁，可以进一步分型。

1. 一进院落型

其基本形式，是一殿身配备两茶楼，联结或围合成三合院。在此基础上，增加元素、改变元素形态，但不改变一进院落这一特征，形成若干亚型。

该型有清晰的发生、演绎的轨迹。一殿身两茶楼的配备，是净土变的最基本形式。不迟于隋代，弥勒经变与西方净土变中，便采用了这种“一殿二楼（包括阙楼）”配置。此后，将一殿身两茶楼由行廊围合成三合院，并在转角设角楼。在东方净土变中，角楼常为亭的形态。典型的案例，如莫高窟231窟北壁药师经变（图5）。

再看几例该类型的亚型。

敦煌莫高窟第400窟药师经变（图10），主体为一殿身两茶楼的配备，行廊在殿身后。亭形角楼顺行廊内移，或用于钟楼、经楼。该窟开凿于西夏，其时寺院中角楼逐渐淘汰，亭台楼阁用于观赏愈加普遍。该经变图敏感地反映了这一变化。

同为中唐的莫高窟112窟药师经变（图6），与231窟药师经变（图5）基本相同，但画面显示，后面的行廊向左右延伸，表明两侧还有院落。就经变图中明确完整的图像看，两者基本一致，且仍然符合一进院落的定义。简化起见，也可以将其看成该类型的亚型。

宋代起建筑群增加了轴线的长度和轴线上殿的数量，这些也反映在净土变中，产生了“多殿（身）四茶楼组合成一进院落”亚型。以敦煌莫高窟第55窟北壁药师经变（图9）为例，其中轴线并列三座大殿，殿后的一座两翼有挟屋，并联结行廊。行廊上有亭形钟楼、经楼。院落两翼则各有两座茶楼。

2. 两进院落型

该类型的特点，是在一进院落型的后部增加一个封闭的院落，成为两进院落型。下举两例说明。

先看敦煌148窟东壁药师经变的天宫楼阁（图4），由前后两进院落组成。前进的中轴线上有一座大殿，其两翼为茶楼。后有行廊，将其围合成三合院，属于上述一进院落型。其后的第二进，中轴线上坐落着带挟屋的殿身，两翼各有两座茶楼。围合的行廊，转角处有圆亭状的角楼。

再看晚唐的敦煌莫高窟85窟药师经变中的天宫楼阁（图7），由前后两进院落组成。前进的中轴线末端并列两座大殿，其两翼为茶楼。后有行廊，将其围合成三合院，相对于“一殿二楼”的配置，增加了一座大殿，但仍属于一进院落型。其后的第二进中轴线上，有带挟屋的三层殿身，而挟屋亦为三层，与《法式》天宫楼阁相符。院落中的左右八角楼，应当为钟楼、经楼。

3.2 前景封闭式

其前景由三门和行廊围合成封闭状（图8）。这种格局，应当是以佛寺为原型加以庄严化、理想化的结果。前景封闭式的天宫楼阁，也可以进一步分型。

1. 一进院落型

其基本形式，包括前景三门、主体的一殿身配备两茶楼，用行廊围合成封闭状的四合院。在此基础上，或增加若干元素，或改变元素形态，但不改变一进封闭院落的特征，可形成若干亚型。

以敦煌莫高窟361窟北壁药师经变为例（图11），其主体的殿身改为塔，行廊上增加了钟楼、经楼、角楼、平坐、虹桥，但不改变一进封闭院落的特征，属于该类。

2. 两进院落型

该类型的特点，是在前封闭一进院落型的后部增加一个封闭的院落，成为两进院落型。亦可在此基础上增加若干元素，或改变元素形态，但不改变两进封闭院落的特征，如敦煌莫高窟146窟（图8）。

4 东方净土变中“天宫楼阁”案例分析

上文已经分析了东方净土变中的天宫楼阁构成的单体元素以及基本组群方式，这些元素的生成、组群的一般方法，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也有其自身演进的逻辑，甚至不排除某些偶然的因素。因此，拟选择东方净土变中“天宫楼阁”的几个案例，还原到其文化背景中作图像学分析。

4.1 敦煌莫高窟148窟东壁药师经变（图14，盛唐）

该经变是东方药师净土变出现“天宫楼阁”的首例，也是盛唐唯一的一铺。

该窟开凿于盛唐之末大历十一年（776），后经中唐、晚唐、西夏补绘、重修。该窟属于不常见的拱形顶涅槃窟。药师经变位于东壁北侧，与位于东壁南侧的观无量寿经变^①对置。

药师经变以及其中的天宫楼阁出现较晚，初唐、盛唐仅各一铺。初唐的220窟药师变中尚无天宫楼阁（图2），本铺是东方药师净土变“天宫楼阁”的首例。同时，它又是全部东方药师净土变中尺度最大、最复杂的一铺。其中的天宫楼阁，一登场就展现出恢弘气势，构图宏大繁复（图4，图14）^[15]，远超其后的中唐、晚唐净土变。这是因为，作为东方药师净土变表现“天宫楼阁”的开篇之作，并无以往经验可循，加之又与观无量寿经变图对称布置。据《药师经》“琉璃为地。金绳界道。城阙、轩窗、罗网皆七宝成。亦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12]，该图实际是模仿了西方净土变。除主尊易为药师佛与日光、月光菩萨，其他与观无量寿经变图几乎相同。

上文已经分析了其天宫楼阁的组群，属于“前景敞开式两进院落型”。分为前后两进院落，前院敞开，前景为莲花池上若干七宝装饰的平台，逐层升高。这里模仿了观无量寿经变中所谓“八功德水想”观。居正中是一座二层四阿顶殿身，与两侧平台上的单层九脊顶配殿之间以长廊相连，形成“殿身、茶楼组群形式”的大院落空间。后院中央亦为四阿顶殿身，但两翼有挟屋。左右挟屋各有虹桥，通往九脊顶的茶楼，而两茶楼前另有两座茶楼围合成院落。

还须注意的是，该图描绘的是想象中的天宫，居上层的“虚空庄严”。坐于祥云上一佛二胁、飞天，漂浮在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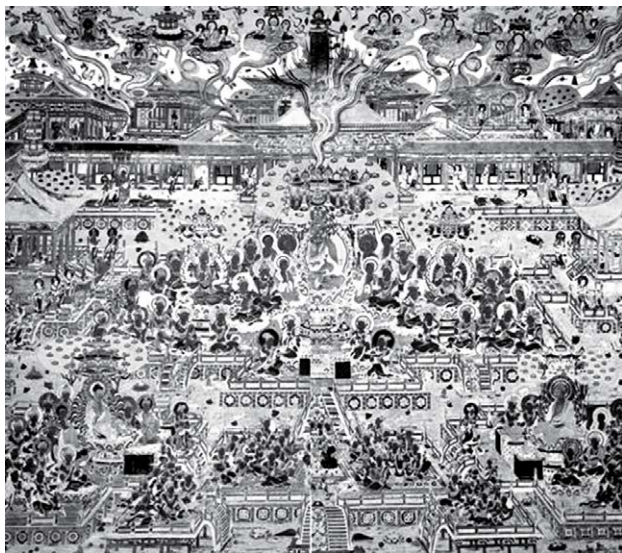


图14 敦煌莫高窟148窟东壁药师经变
（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四》）

① 因为净土有三经，据其所绘的西方净土变，相应也有三种：观无量寿经变、阿弥陀经变、无量寿经变。

中的乐器，是表示所谓“不鼓自鸣”。还有云中漂浮的塔、亭，当然现实中并非全然存在。大概是认为不真实，萧默先生在改绘线描图时将其删去了（图4）。但绘者能在诸多建筑类型中挑出这两种表现，恰是因为现实世界中它们与药师信仰有所关联。

4.2 敦煌莫高窟第360窟北壁药师经变（图15，中唐）

中唐时敦煌被吐蕃占据，吐蕃也信奉佛教，开凿大量石窟，传入了包括密教在内的新元素。该期共有药师经变24铺，属于初始阶段。拟选择莫高窟第360窟（图15）以及第361窟为例进行分析。选择这两窟，是因为它们是药师经变中天宫楼阁草创期的探索之作，直接取材于《药师经》，而不像莫高窟148窟，直接模仿了观无量寿经变。

该窟形制属于敦煌最普遍的覆斗顶四面开龛窟。南壁有三铺变相：释迦曼陀罗、观无量寿经变、弥勒经变；北壁也有三铺变相：千钵文殊、药师经变、天请问经变。可见药师经变与观无量寿经变对称布置。

经变的前景仍为敞开式，但放弃了水池，亦即放弃了对观无量寿经变中“八功德水想”观的模仿。主尊药师前似为燃灯，燃灯来祈福攘灾是其时的一种风俗。敦煌遗书的愿文中有一些“燃灯文”，便是当时燃灯祈福攘灾时所做。^①主轴线上前景的殿身，面阔三间，立在带木勾栏的台基上。台基左右各有一圈桥子踏道。尤应注意的是，殿顶起塔刹，由相轮承托宝珠的塔刹系有挂彩铃的链，另一端系于屋角。这种非塔非殿的建筑，或是一种已失传的过渡时期的“塔”，或是时人想象中的建筑。后院中有一对钟楼、经楼，屋顶也为塔刹。

该经变的组群方式，为“前景敞开式两进院落型”的变体。前院为一殿身二茶楼，由行廊围合成三合院。行廊有两扇门，通往后院。后院殿身为九脊殿顶，左右对峙钟楼、经楼，底层为八边形，楼层转换为圆形。后院的行廊



图15 敦煌莫高窟360窟北壁药师经变
(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五》)

向左右延伸，表明两侧还有院落。

4.3 敦煌莫高窟361窟北壁药师经变（图11，中唐）

莫高窟第361窟的形制，也属于覆斗顶四面开龛窟。南壁两铺经变：阿弥陀佛经变、金刚经变；北壁也有两铺经变：药师经变、弥勒经变。药师经变与阿弥陀佛经变对称布置。该窟药师经变也是形制尚处草创期的探索之作。经变中的建筑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图11）。从组群看，属于“前景封闭式一进院落型”。前景仍然保留了西方净土变中的“八功德水想”观，但放弃了敞开的平台，用三门和架在水池上的行廊封闭成院落。此经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探索药师经变特殊表达形式。经变的前行廊上，有虹桥将三门、钟楼、经楼、平坐联结的流线；后行廊上，有虹桥将亭形角楼、平坐联结的流线（图11a）。平坐上的灯轮，以及一对高高的幡杆上飘着神幡（图11b），可视为燃灯祈福攘灾。其二，改殿身为塔，且该塔上下层均为弯柱的异型塔。据萧默分析，该塔形态是模仿“覆钵”，并参照日本多宝塔认为其属于密宗，命名为“密宗塔”。^{[12]215-216}考虑到吐蕃占据传入了密教因素，该说或可成立。

4.4 敦煌莫高窟85窟药师经变（图16，晚唐）

敦煌研究中，常将晚唐断限为848年至914年。该时期起于张议潮率众起义归唐，唐王朝授其归义军节度使职，亦称归义军时期。在归义军时期的六十多年中，开凿的石窟中有药师经变33铺，达到一个高潮。这些石窟多属于世家大族的家窟，其中相当一部分以窟主命名。有代表性的如第156窟的张议潮窟、第12窟的索义辩窟，以及85窟，翟法荣窟。

第85窟由晚唐归义军时期翟法荣营建，咸通三年（862）始建，咸通八年（867）建成。翟法荣，归义军时期第二任河西都僧统，兼修戒定慧学，为敦煌佛教领袖。同时，翟法荣又是“神农本草，八术皆通”的医僧。在百姓中行医，救疾患，传法理，声誉日隆。该窟为庆贺他出任都僧统的功德窟。

该窟的形制，属于中心佛坛式。南壁三铺经变：报恩经变、阿弥陀佛经变、金刚经变；北壁也有三铺经变：华严经变、药师经变、思益梵天问经变。药师经变与阿弥陀佛经变分别居中，对称布置。

该经变中天宫楼阁的组群，属于“前景敞开式两进院落型”（图16）。前景由一系列逐层升高的七宝平台形成敞开的构图，虽然源自西方净土变中对水观的表现，但这里放弃了对水池即“八功德水想”观的刻画。将其与模仿西方净土变的148窟（图14）作一比较，即可看出其中分别。其前进由两殿身两茶楼组成，两殿身前后并列，四阿顶。两茶楼左右对峙，均为九脊殿顶。前后院由行廊分隔，行廊有门通往后院。后院居中的殿身左右各有三层的挟屋，院落左右为钟楼、经楼。

① 如燃灯文：“就此宝塔，燃灯供养。施主即体：惟愿身如玉树，恒净恒明；体若金刚，常坚常固。……”（敦煌遗书 P2588）反映了在宝塔前燃灯许愿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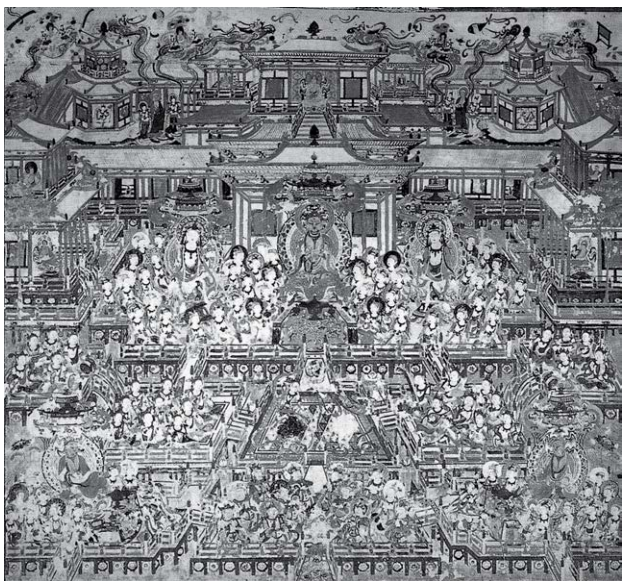


图 16 敦煌莫高窟 85 窟药师经变
(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五》)

4.5 敦煌莫高窟 146 窟北壁药师经变 (图 17, 五代)

在敦煌研究中,晚期概指五代、宋、西夏、元,跨越了四个朝代,但就敦煌艺术风格本身发展规律而言,则非简单的朝代更替,研究者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五代与宋的曹氏画院时期;西夏与元的少数民族政权时期。^{[15][16]}

李唐王朝瓦解不久,曹议金接替了张氏政权。曹议金(?—935),沙州长史权知归义军节度使。曹氏政权延续五世,统治河西一百四十余年。其间与中原的政权保持了密切联系,也保持了中原的制度与文化。曹氏家族开凿了众多的新窟,并重修了许多前代洞窟。该期东方药师净土变达 29 铺,为诸经变之首。为营造石窟,曹氏政权模仿中原设立了画院。“由于有一批技艺纯熟的匠师统一规划,集体创作,所以五代、北宋时期开凿石窟具有独特而又统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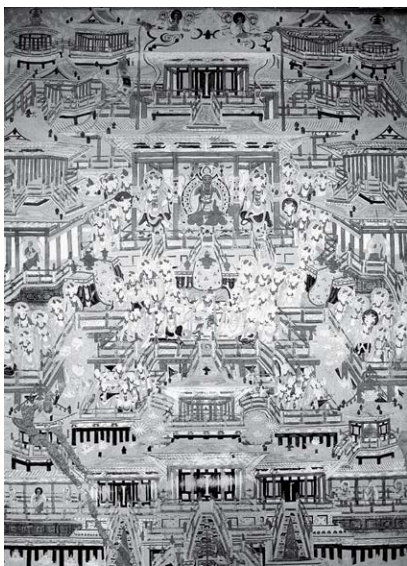


图 17 敦煌莫高窟 146 窟北壁药师经变
(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五》)

风格。”^{[15][16]} 因为风格统一,本文仅以莫高窟 146 窟药师经变为例,分析曹氏画院时期的天宫楼阁(图 8,图 17)。

该窟的形制属于中心佛坛背屏式。南壁四铺经变:弥勒经变、阿弥陀佛经变、法华经变、报恩经变;北壁也有四铺经变:天请问经变、药师经变、华严经变、思益梵天问经变。药师经变与阿弥陀佛经变对称布置。

观察该经变中的天宫楼阁(图 8,图 17),可以看到写实程度进一步提升,想象中的装饰元素减少。建筑形态准确,刻画细致。如生起、鸱尾、门窗、勾栏,以至供桌上铺的桌帷。天宫楼阁前院在莲花池上,显然模仿了西方净土变中“八功德水想”观。而将其处理为前景封闭式,特别是三门的踏道前有灯轮、殿身后有神幡,又表明这是东方药师净土世界。

该经变中天宫楼阁的组群,属于“前景封闭式两进院落型”(图 17)。前景为架空的三层三门,三门左右有单层挟屋。三门、挟屋都有圆桥子踏道。前院为一殿身两茶楼,殿身为四阿顶,后院则有四茶楼。行廊前后都有亭形楼。前为八边亭形钟楼、经楼,后为圆亭形角楼。

4.6 敦煌东千佛洞第 7 窟药师经变 (图 18, 西夏)

11 世纪,党项贵族建立了地跨今天甘肃、陕西、宁夏等省、自治区的西夏王朝。西夏立国近二百年,敦煌基本在其治区内。西夏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多次向宋朝请购大藏经,广建佛寺。由于《法式》在此间刊行,故此间的佛寺制式最接近《法式》。这种接近性也反映在药师经变的天宫楼阁中,本文仅以敦煌东千佛洞第 7 窟药师经变为例(图 18)。

该经变前景,是由三门与两楼组成的门前庭院。因此,其组群当属“前景开敞式两进院落型”。因其主尊药师佛在第二进院内,故该经变描绘的重心在第二进院落。第二进院落为一殿身四茶楼,入三门有矩形水池。殿身、三门为重檐九脊殿顶,收山明显。组群的其他单体建筑也颇为秀



图 18 敦煌东千佛洞第 7 窟药师经变
(史伟《东千佛洞西夏壁画中的药师佛及其审美意蕴》)

劲，很接近《法式》，建筑群富有层次，中轴线增长，呈现出宋代建筑的风貌。

5 结语

“天宫楼阁”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以唐、宋等时期建筑形象为蓝本，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的观念所塑造的建筑形式。依据《药师经》所绘制的东方药师净土变中的天宫楼阁，参照了西方净土变中的构图，尤其是前景开敞式的组群。但《药师经》拔除现世众生苦难，医病、消灾、延寿的主旨，又深刻地影响到经变中的天宫楼阁。

从组成天宫楼阁的单体建筑元素看，东方药师净土变包含了《法式》中除“龟头屋”以外的五个单体元素：殿身、

茶楼、角楼、挟屋、行廊，仅用法略有不同。此外，还包含亭、塔、三门、钟楼与经楼、平坐、圆桥子踏道，这些是《法式》天宫楼阁中所没有的，它们反映了魏晋到宋初现世佛寺中具有单体建筑元素。

从天宫楼阁组群看，可以分为两类四型：前景敞开式一进院落型、前景敞开式两进院落型、前景封闭式一进院落型、前景封闭式两进院落型。

净土变中的天宫楼阁，虽称“天宫”，实以现实世界佛寺为原型塑造。从盛唐到西夏，东方药师净土变中的天宫楼阁发生的改变，敏锐地传达了此间佛寺建筑的变化。

（本文承蒙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 何志国. 天门·天宫·兜率天宫——敦煌第275窟弥勒天宫图像的来源[J]. 敦煌研究, 2016(1): 1-11.
- [2] 地藏经药师经[M]. 许颖,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3] 黄婧琳, 朱永春. 汉代建筑中的果愿[M]//王贵祥, 贺从容, 李菁.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 第13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223-243.
- [4] 杨郁如. 敦煌隋代石窟壁画样式与题材研究[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7.
- [5] 李金娟. 敦煌莫高窟索义辩窟研究[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8.
- [6] 业露华. 佛说弥勒上生下生经[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
- [7] 萧默. 莫高窟壁画中的佛寺[M]//敦煌研究院. 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 四.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 [8] 白化文. 汉化佛教法器与服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9] 王月清. 净土三经[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
- [10] 太虚法师. 药师经讲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11] 朱永春, 刘杰. 汉代阁道与廊桥考述[J]. 建筑学报, 2011(S2): 90-93.
- [12] 萧默. 敦煌建筑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13] 李诚. 营造法式 上册[M].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7.
- [14] 梁思成. 《营造法式》注释[M]//梁思成. 梁思成全集: 第7卷.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 [15] 敦煌研究院. 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 四[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 [16] 黄蓉. 盛唐“药师供养仪式”图像研究——以敦煌莫高窟第一四八窟为例[J]. 荣宝斋, 2017(4): 148-155.
- [17] 罗华庆. 敦煌壁画中的《东方药师净土变》[J]. 敦煌研究, 1989(2): 5-18, 126.
- [18] 王惠民. 敦煌隋至唐前期药师图像考察[M]//邵宏, 向群. 艺术史研究: 第2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 293-327.
- [19] 赵声良. 敦煌隋朝经变画艺术[J]. 敦煌研究, 2018(3): 1-8.
- [20] 敦煌研究院. 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 五[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
- [21] 公维章. 涅槃、净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148窟研究[D]. 兰州: 兰州大学, 2004.
- [22] 萧默. 唐代建筑风貌——从敦煌壁画看到和想到的[J]. 文艺研究, 1983(4): 128-140.
- [23] 王艳云. 西夏壁画中的药师经变与药师佛形象[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1): 14-16, 34.
- [24] 史伟. 东干佛洞西夏壁画中的药师佛及其审美意蕴[M]//杜建录. 西夏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254-259.
- [25] 米德昉. 敦煌壁画西方净土变与药师净土变对置成因分析[J]. 敦煌研究, 2013(5): 51-59.
- [26]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27] 敦煌文物研究所. 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 三[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